



蔵字

外篇

□ 13
3089
2止



島田藏書

13
第3089
卷3

小學外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爲小學外篇

嘉言第五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

嘉言第五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
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
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
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
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
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
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
隨所居所接而長○楊文公家訓曰童穉

也又

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
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
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
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
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
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凡百玩好皆奪
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

樂願

亦自喪志。○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

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教，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如

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

於房舍之中，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
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
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
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
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
也○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
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諸葛武侯戒子
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
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
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
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
復何及心○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夫
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
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
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惜前

惜

太古小學

小學

五

山崎高松

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顧身既寡知惡人
有學其二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
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
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廡養
何殊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麴蘖以銜杯爲
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
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
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

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
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
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
質作詩曉之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
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
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
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

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
 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鷦宜鑑詩
 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
 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古穢青史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
 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
 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危從
 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

游擬結金蘭契忿然容易生風波當時起
 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
 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翫戲所以
 古人疾遽條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
 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
 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
 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
 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

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
 恐墜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歛蹤
 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速
 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
 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
 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 康節邵
 先生誠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

替

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
 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
 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
 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
 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
 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
 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
 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

親近

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
 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
 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
 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
 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
 乎○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
 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
 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

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
 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
 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
 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
 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如此而不
 爲小人未之有也○胡文定公與子書曰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
 欺爲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

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攷求立法
 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
 勉之哉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
 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古靈
 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
 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下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
 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
 男女有別男有男婦有婦夫分別不亂也子弟有學能知禮義

廉聰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叙老少坐立拜起貧
 窮患難親戚相救謂借貸錢穀昏姻死喪鄰保
 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
 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
 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來避去耕者讓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奪斑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為禮
 義之俗矣

右廣立教

高命官治向也按國章
 命亦君家稟命於
 長其理也若子弟
 各行其意則事端

百出而家法故以温
公以語先之內篇不致
私假松自及每事必請
於舅姑即此意可家
長之義

高倉白前節即內篇
言父母之令勿違勿怠
者也後節詳而不違之
意

白

章句曰舜承親之
道宜得親之悅矣而
於不悅者為其頑置
不迫人情也若中之性
必若舜之父母其愛
其德手必皆甚運乎
理則須之存可也
萬經曰人力招致賓客
以悅親力力營集酒肴
以悅親已不計家之
貧富又檢載已之括
括庶親心亦其所奉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

行必咨稟於家長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

上而其下敢直情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

母當時為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

令出於一人家○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

政可得而治矣温公居家雜儀

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

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

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

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

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雜說橫渠先生曰舜

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迫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

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

當極力營辨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

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

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羅仲素論

四雅章孟子記
羅仲素論
名從形林務章先生

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

警資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

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

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橫渠先

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伊川

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

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

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

禮大略六禮冠昏喪祭家必有廟古者庶

人無廟可立影堂廟必有主高祖以上

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盤髮不便月朔必薦

新如仲春薦時祭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

者為首時也時祭冬至祭始祖始也始祖

之外更有三祭立春祭先祖

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立春祭先祖

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

先祖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
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
季秋祭
禘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 忘日遷王祭於正寢
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
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司
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
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
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
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

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
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
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徃徃自幼至長愚
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
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
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
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
矣○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

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
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
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
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
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
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
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
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

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
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
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
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
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
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
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
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

後漢小學
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
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襖裹
而納之湖南楚主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
之日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
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
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
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
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

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
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
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
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
葬則以樂導轎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
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
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
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

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瘵恐成
 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
 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
 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
 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
 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父母之喪中門之外擇樸陋之室為丈
 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謂藁薦不脫經

據外篇
 例注恐
 當刪去

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
 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
 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
 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
 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
 不慎○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
 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世
 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

注悉當
刪去

云為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
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
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已飄散雖有剉燒
舂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
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
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
信也明矣○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
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為妖妄也○伊

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
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呂
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
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
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
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或問
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
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

輸

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

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敢復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申若

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當官處事
但務着實如塗捺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
字萬一敗露得罪及重亦非所以養誠心
事君不欺之道也○王吉上疏曰夫婦人
倫大綱夫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
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
民多天○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
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

德焉不以財為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
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
婦庶人之職也○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
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
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
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
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
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

輕其大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
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
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
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
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
婦道○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
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
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
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
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
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
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
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
女略無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

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鄰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爲夫誦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恃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姒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且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

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
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
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
患若寇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
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
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
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伊川先生
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

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
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
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
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
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
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橫渠
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
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

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

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

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
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
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
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
意無親疎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
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
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
宗于地下今何顏人家廟乎於是恩例俸

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司馬溫

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

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掌倉廩廐庫授

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

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

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

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

備不虞

凡

右廣明倫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明道先生曰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心要在腔子裏○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

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

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已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
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
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

席

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
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
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橫渠先生曰學者
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
致所事不逾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范
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貴人則明雖

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
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也○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
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
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
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攻其
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
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
他人耶○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
事多闊略○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
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
生戒之○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
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
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
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
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

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之當座隅
朝夕視為警○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
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
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
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
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
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王之聘宰割山
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

排

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王言成都有桑八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
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
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
夫矣○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
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
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

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
不言淫媒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
物于索酒食又曰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
滯發人私書拆人信物甚者結為仇怨余
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甲幼者亦未嘗
輒留必為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于求
若事非順理而已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
辭却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與人並坐
不可窺人私書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
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
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坐目力可及則
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

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
惠書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事無
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凡人人家不可看人文
字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一及書日攀等內
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曆若人
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
背後觀皆無德之一端也凡借人物不可損
壞不還凡借一物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
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
過於已物看用纔畢即時歸還切不可借
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人率
豪氣者於已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
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凡飲食蒸餅去皮
饅頭去帶肉去脂

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知而已自
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
之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凡與人同坐夏
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冬見人富貴不可歎
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見人富貴不可歎
羨詆毀稱其富貴若得其實即是歎羨可見
不知義命若不得實即是妬疾用心不佳莫此為甚凡此數事有犯之
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脩身人有所
害因書以自警○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
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

腹

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
友以仕進相招徃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
萬事之成感不逮古先矣○顏氏家訓曰夫
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
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
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
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
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

委及小學

外篇書

三十一

尚書

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
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矧然自失歛
容抑志也素鄙悖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
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賤窮卹匱赧然悔恥
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
黜已齒斲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
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
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

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自行皆然縱不
能淳去泰去其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
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
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
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
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伊
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
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

將以
有見

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

言互相發明○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一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

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

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

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
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
鼠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
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
姓名不敢他用也○明道先生曰君子教
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
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
也○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

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
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
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
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
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

也是皆止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右廣敬身

曲禮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善行第六

呂氏家訓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

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

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
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
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
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
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
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呂
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昂之之幼女也最鍾
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

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
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
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
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
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
其嚴如此○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
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
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三十

輩有二年不歸侍者斥之。○安定先生胡
 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
 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
 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
 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慷慨為
 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于人者學徒
 千數日月刮磨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
 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大學四方歸

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
 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
 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
 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大學亦然其弟子散
 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
 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
 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明道
 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

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
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
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
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
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
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
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
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

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
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
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
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
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
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
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伊川先
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

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
 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
 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
 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
 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
 者亦數十條○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
 者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
 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
 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

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眾集
 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與利除害能居
 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
 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
 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
 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過失相規犯義之過一曰酬博鬪訟二曰
 言不忠信三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
 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禮俗相交謂婚姻
 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禮俗相交喪葬祭
 祀之禮往還書
 問慶弔之節
 忠難相恤一曰水火二曰
 盜賊三曰疾病
 四曰死喪五曰孤弱
 有善則書于籍有過
 六曰誣枉七曰貧乏

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右實立教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

後漢書劉傳子九字次翁帝時臨淄人王莽末世立亂起故革負母逃難負以背負之

謂備歷道路之艱

採拾

句讀却將去謂欲背革以去也

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

句讀音嘔

後漢小學

名篇書行

四十一

山崎嘉熙

五經曰上節存下節
為能久而全孝

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
財異居包不能止廼中分其財奴婢引其
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
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
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王祥性孝蚤
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
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

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
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
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
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
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
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王裒字
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
關之敗昭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

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墓魏哀終身未嘗西

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緹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

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
 門安得不昌大乎南史李暹傳○南齊庾黔婁字子真為辱陵
 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忍心驚
 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
 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
 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
 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海
 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

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
 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
 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
 粥不進塩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
 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
 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
 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朱壽昌生七歲
 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

高僧曰仙氏以天堂地獄
之說誑惑愚蒙世尊
教信崇奉凡遇親喪惟
一於服紼經緘而居於
苦塊哀戚之礼未予於
明倫事親述嘉言則以
湯公世外談記善行則
從以此克其宗今者
深矣

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
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
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
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
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
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
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
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其於宗

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
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伊川先
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
化之○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
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
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
寸○汲黯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
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
 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
 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
 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
 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

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二月上
 常賜告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為請告上
 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
 瘳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
 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
 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
 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
 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

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初
 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
 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
 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
 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
 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
 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
 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

帷

誘導

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
 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
 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
 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
 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
 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
 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
 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尋問

尋

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
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
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
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
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
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
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
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

讓

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
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
人曰我不奉東宮指道者恐負翟黑子故
也○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師至
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
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
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
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

也○崔玄暉母盧氏嘗誡玄暉曰吾見姨
兄屯田郎中辛亥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
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
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
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
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
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
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

比也

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劉器之待制初
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
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
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旣聞命
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
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
後錯了○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徃徃
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呂榮

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
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
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

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

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

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

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為家業終無嫁意

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

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

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

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

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

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

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

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

提
議

孝婦○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竒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

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
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
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
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
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
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
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
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

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唐鄭義宗妻盧氏
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
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
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
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
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
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唐奉天竇氏二女

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
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
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
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
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
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群盜乃捨之而去
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
門閭永蠲其家丁役○繆彤少孤兄弟四

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
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搥
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
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蘇瓊
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亡普明兄弟爭田
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

修補小學

夕暮書行

五十二

山崎吉房撰

五十三

山崎吉房撰

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
 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
 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王祥弟覽母朱
 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
 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
 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
 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晉右
 僕射鄧攸永嘉末没于石勒過泗水攸以

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
 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
 妻曰吾弟蚤亡唯一息理不可絕止應
 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
 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
 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
 無兄弟子綏服攸喪二年○晉咸寧中大
 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瘴氣方

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諸
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
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
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
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
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楊播家世
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

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
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
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
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
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
津常旦莫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
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
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

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
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
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
庭無間言○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
而酣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
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答曰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唐英公

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
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
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
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司馬溫公與
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
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
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
乎○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

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
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
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
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
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包孝肅公尹
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
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
辭曰下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

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
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
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萬石君石奮歸
老子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
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
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
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

在恐當
剛去

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
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
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
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
及也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
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牘身自
浣洒親謂父也中裙今中衣也廁牘復與

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

牘

讓

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內史慶
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
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
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
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疏廣為太子太
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
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疏廣傳

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

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

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
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
也表嘆息而去○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
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
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
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崔孝芬兄弟孝義
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
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
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
旣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
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
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
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
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

正家以四禮冠昏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
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
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
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
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
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
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

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
雍睦矣○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
栢山東馳迢迢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
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
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
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
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
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

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
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
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
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鷄來哺其兒啄啄
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
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
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
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

儔○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
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
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
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
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
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
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
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

鍾當作

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
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
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
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踈遠必爲擇
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常
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
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
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塩鐵使

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
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
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
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
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
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
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
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

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江州
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
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
不至諸犬爲之不食○溫公曰國朝公卿
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
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
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
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
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謨
所制也

右實明倫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
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
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
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劉寬

會言回

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
 恚何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
 汚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
 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張湛矜嚴好
 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
 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
 為儀表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
 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

路集
作路

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黨恂
 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
 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
 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茅容
 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
 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竒其異遂與共

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
已設旣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
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
百甕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
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
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

膝危坐閨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
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
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
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
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
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捕
搏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搏
捕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

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孔戡於爲義若嗜慾，

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旣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

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貫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婿，出俸金爲資裝嫁之。○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

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卽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

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焉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止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于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

之志不在溫飽○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竒玩淡然無所好。○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明

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枯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歇

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
 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
 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
 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
 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
 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

有青碧○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二人俱居
 清列非速客不羹馘夕食齧葡萄飽而已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
 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
 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
 事則已寬矣○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
 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
 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

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
 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
 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
 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日異於今日
 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
 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溫公
 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
 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

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
 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
 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
 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
 賓友常數日管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
 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
 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
 忍助之乎○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

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
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
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
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
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于名但順吾
性而已○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
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右實敬身
延寶四年丙辰沽洗

文化元甲子五月

大阪

山口又一郎

心齋橋筋北久太郎町

尾州

風月孫助

本町壹丁目

京師

小川武右衛門

新町三條下町

二條衣棚角

風月莊九衛門



史
史
言

島田藏書

史

史
史
言



